



混血女奴

[英] 汤·梅·雷德 著

尹鸿鹏 季惠心 译

44

42

混血女奴

〔英〕汤·梅·雷德 著

尹鸿鹏 季惠心 译

明天出版社

混血女奴

〔英〕汤·梅·雷德 著

尹鸿鹏 季惠心 译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625印张 74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475

书号 10333·65 定价 0.84 元

内 容 简 介

英国青年爱德华乘船去美国X城的途中，轮船因锅炉爆炸而沉没。爱德华不顾个人安危，冒死救出同船的女种植园主尤金涅。爱德华因伤住进尤金涅的庄园。在养伤期间，他爱上了尤金涅的贴身女仆——混血女奴奥劳莱。

尤金涅父亲的生前好友盖赖律师，为了侵吞尤金涅的财产，借口尤金涅业已破产，将她的种植园和奴隶全部拍卖抵债。最后在爱德华和一位医生的帮助下，盖赖律师终于受到了法律制裁。

书中谴责了美国的畜奴制度，反映了奴隶的非人生活。故事曲折生动，结构紧凑，语言流畅，内容健康，是一本很有教益的文学作品。

作者汤·梅·雷德，是十九世纪英国的进步作家。1818年生于爱尔兰，1840年侨居美国。他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，其中最著名的有《混血女奴》、《步枪靶场》、《剥掉头皮的猎手》等。

一 客居新奥尔良的半载

我刚刚离开学院，不愿呆在家里，很想外出旅行，去亲眼看看过去仅从书本上知道的这个世界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？我的这个愿望居然实现了。我告别故乡，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美洲之行。当时，我年华正茂，抱负不凡，向往自由和爱情，追求热烈而惊险的生活。没有多久，我便在阳光明媚的路易西安那找到了这种生活。

一月十八日，我到达了新奥尔良。不过一个小时我就逛完了几条大街。异国的风光叫我陶醉。然而，这种兴致不久便被别的心事驱得一干二净了。

徜徉街头，我不禁感叹起自己的平庸无能。转念一想，在学校期间，我也算得上是个上等学生，何不试试自己的本事呢？可是，我学的是古典语言和逻辑学，这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。我一向自恃学识渊博，如今方知我是才疏学浅。

我在新奥尔良住了半年左右。对我来说，这里确是一所最好的大学。我在这段生活中比在大学几年学

到的东西还要多。在客居新奥尔良的后期，我经济拮据，生活发生了困难。付过房钱，身上只剩下三十五美元了。我写信催家里寄钱，而汇款还得等上几周才能收到，因为当时这里还没有直通欧洲的邮船。

我试着去找点工作，可哪儿也不需要我的古典语言学，而这里又无亲友可以投靠。瞻念前程，心情不免有些沉重，整天只在街上闲逛。眼下已是六月中旬，天气一天热似一天。再过两周便进入盛夏时令。这时新奥尔良常有疟疾流行。为躲避瘟疫，这里的居民纷纷去往北方。我不想自逞英雄，感到还是早早离开为好。

看来路易西安那是个好的去处，不妨就去那里。一路的盘费还绰绰有余，但以后的生活却毫无着落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理好行装，匆匆登上了开往路易西安那的“西方美女”号客轮。

二 “西方美女”号客轮

我来得未免过早了，要再等两个小时才能开船。为消磨时间，我便在船上四处转悠。这艘客轮很象一幢两层楼，船身为白漆木质结构，长约二百米。上层

是一排玻璃窗。顶层中间有两座烟囱。轮机装在甲板上。锅炉很大，因为推动轮船的水蒸汽是靠烧木头产生的。甲板上堆放着大小包裹、木箱、大圆桶等各种货物。

船上的舱厅宽敞而明亮。里面摆着各式家具：茶几、沙发、靠背椅和扶手椅。墙壁和门窗粉饰一新，十分漂亮。我由舱厅走到甲板上，这儿也放着几把椅子。船上的旅客可以坐在这儿聊天、赏景，借以排遣旅途中的寂寞。我坐到一把椅子上，观赏着码头上忙碌的景象。

码头上有两处地方最为热闹。一处是我乘坐这艘船的附近，另一处是“木兰”号的四周。“木兰”号已经准备就绪，旅客竞相登船，唯恐错过了开船的时间。“美女”号的情况也是如此，旅客争先恐后，蜂拥上船。两船的距离相隔不远，连水手们的喊话彼此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从他们的喊话和情态中看出，两家原来是冤家对头。并且很快知道了，两船不仅同时启锚，而且还要展开竞赛。

有人告诉我说，这两条船常常展开竞赛，他们的船长都是技术娴熟，谙于内河情况的行家。两艘船上的人员，不论船长还是水手都彼此视为“仇敌”。船主也是这样，不过他们所关心的则是利润。

此地人大都喜欢乘这种船旅行。我发现，旅客对船赛怀有浓厚的兴趣。其中有些人是为了寻求快活，有些人则为了打赌赢钱。

“‘美女’号一定夺魁，”一个人在我背后喊道。

“我把二十美元押在‘美女’号上！”

“您敢打赌吗，素昧平生的朋友？”

“不！”我怒冲冲地回答。

于是他又转向别人。

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。我还是头一回搭乘美洲船旅行。据说，这种竞赛常常造成惨剧。我想起了一系列的“锅炉爆炸”事件，并且对此深信不疑。有几位旅客似乎怀有同感，准备恳求船长退出竞赛。我也决意这样做，于是起身朝船长走去。

三 一位新旅客

当我快走到船长身边的时候，见有一辆马车正向码头驶来。车里面坐着一位衣着华丽、年轻貌美的妇女。马车在码头正中停了下来。车上的那位妇女跟一个水手说了些什么。那水手朝船长一招手，船长便走

了過去，向那婦女屈身一躬。他們的對話我聽得一清二楚。

“先生，您是‘西方美女’號的船長嗎？”

“是的，小姐。”船長回答說。

“我可以搭您的船嗎？”

“十分榮幸，小姐，船上正巧還空着一間客艙。”

“我不是這個意思，”那位婦女說，“我不需要客艙。半夜之前，船就到了我的種植園，我用不着在船上過夜。”

顯然，“我的種植園”五個字頗使船長震動。他問那婦女在何處上岸。

“在布林吉爾，”那婦女回答說。“不過，船長先生，”她接下去說，“我想提出一個條件。”

“請說吧，小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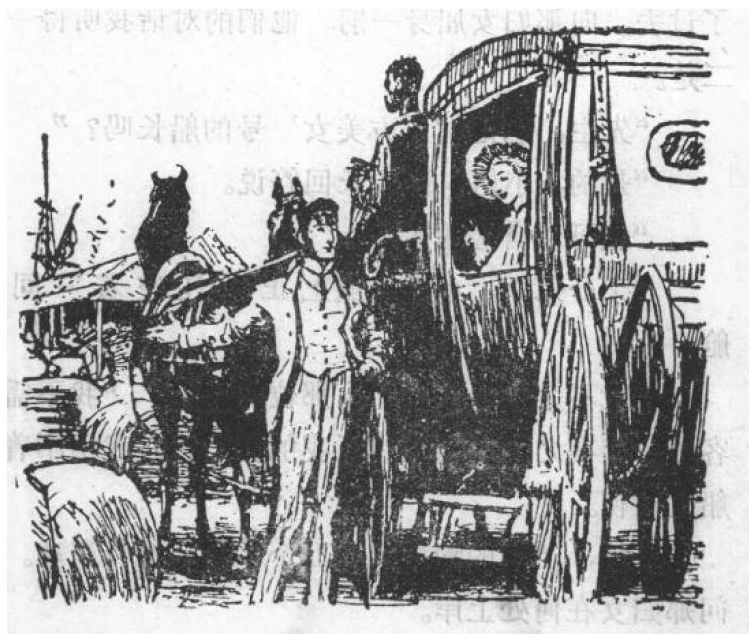
“聽說您的船要同‘木蘭’號競賽，如果真是如此，我就不能搭您的船了。”

船長顯得十分為難，半天答不出話來。

“您知道，”那婦女接着說，“在去年的一次船賽中我險些喪命，我再也不想冒險了。”

“小姐，……”船長欲言又止。

“好吧，”那婦女面有愠色地說，“您既然拿不



定主意，我就等着搭别的船走。”

船长在默默地思量着。他既不想退出竞赛，又不愿得罪这位小姐。要知道，她是一位种植园主，说不定将来会租用他的船。最后，船长说：“我接受您的条件，退出竞赛，一切照办。”

“十分感谢，船长。”她说，跳下了马车，挽住了船长的手臂。船长彬彬有礼地把她送进船舱。

四 仆 人

这位小姐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她属于白种土著人。这种土著人我见过很多，早想对他们做些考察。据我所知，白种土著人不喜欢英国人和美国人，认为他们掠夺成性。我发现，这位小姐也在注意我。看来，她仅是出于好奇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因为我的装束，我的肤色和眼睛都告诉她，我是一个漂泊此地的外乡人。我很想知道她的姓名。看来，这事只能求助于她的仆人——一个身躯魁梧，头发灰白的法国人。我过去跟他搭讪，提了几个问题，而他的答话却极为简单：

“喂，老兄，您家的女主人是谁呀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小姐。”他回答说。

“您说得对，老兄，见过她的人都会这样说。不过，我要问的是她的姓名。”

“您没有这种必要！”

“这有什么？”

仆人避而不答，转身走开了。

我试着探问她的车夫。他也守口如瓶。

然而，我终于还是知道她的姓名了。我返回甲板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看到水手们正往船上搬运她的东西：一批大圆桶、若干咖啡袋和许多干火腿。我想：“这些东西都是为种植园准备的。”就在这时，水手们又搬来了几只箱子。“这些是小姐本人的物件。”我暗自判断。这时我突然看到其中的一只箱子上写有名字。我站起身来仔细地察看，上面写着：

“尤金涅·贝圣桑”。

五 起 锚

最后的一遍铃声响了。船侧的两只巨轮开始转动，轮船缓缓离开码头朝河心驶去。轮船刚一开动，我就来到甲板，观赏水上的风光。市区的最后一批房屋从我眼前飞驶而过，渐次消逝在地平线的后面。轮船在风景如画的夹岸中行进。

密西西比河，宽约半英里，水浊如泥。在目力所及的地方有一片密林。密林与河岸之间是一块块田地，地里长着甘蔗、烟草和棉花，一群黑奴正在田间耕作。然而，我眼前的景色，转瞬间变得模糊不清了。如果这一切的一切都浸润着奴隶的血汗，再好的

景色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更远的地方，有一处带有植物园的农场主宅第。白漆栅栏围着富丽的房舍。而它的一侧，则是黑奴栖身的低矮茅屋。一群黑奴身穿刺眼的原白布衣在田间劳动。几匹刚卸套的高头骡子悠然走在堤坝上。

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亿万奴隶的血汗凝结而成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。秀丽的景色也随之失去了光彩。

六 尤金涅·贝圣桑

我已经忘记了尤金涅·贝圣桑。可是，看到田间劳动的几位少女，又勾起了我对她的思念。

我离开甲板，走进大厅里去寻她。大厅里倒是有几位少女，但尤金涅·贝圣桑却不在她们中间。于是我坐到座位上，潜心研究起同船的旅伴。船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：有妻女偎依在身边的新奥尔良的富贾；有外出归家的棉花种植园主；有阖家旅行的白种土著人；有船夫、有教士；此外，还有几位围坐在牌桌四周绅士模样的人。他们是一伙职业赌徒。要我在船上押宝的那个家伙也在其中。他几次由我身边经过，而

每次都以疑忌的眼神望着我。尤金涅·贝圣桑的仆人也在这个大厅里面。

可是我渴望看到的是他的女主人——一位白种土著妙龄少女。真是天遂人愿，她径直走进大厅来了。她没有戴宽边帽，一头金发又亮又密，梳得十分平整。

她显得很快活。但我觉得，在这种快活神情的后面，隐藏着她的刚毅性格。她的美丽是毋庸置疑的。看来，她与同船的许多旅客颇为熟悉。在同他们接触的时候，她谈吐自然，举止大方，没有一点拘谨的地方。看到了她，我十分高兴，但同时又生起几分忧愁，因为再过一个小时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她就该下船了，此后我们再也难得有相见的机会了。

她坐在一把椅子上环顾四周。突然，她的目光在我的身上停了下来。多么奇异的目光啊！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光彩炯炯的眼睛。她蓦地掉过头去，起身走向门口，接着便消失不见了。我茫然不知所措，只想再次看到她，于是，我走上了甲板。

七 开足马力

太阳即将沉没到远处森林的后面。夕阳的余辉把河水染成橘黄色。我凭栏远眺，河上的美景尽收眼底。突然，我发现“木兰”号从后面追来。“美女”号的旅客顿时大哗。不论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，大家都在高声喊叫，激动地交谈。有些人匆匆跑下船舱，有些人急急登上甲板。阵阵的脚步声，震得甲板咚咚作响。我猜想，这阵骚动，无疑是由“木兰”号的出现引起的。

在这之前，谁也没有想过船赛的事。无论水手还是旅客，谁都看出船长不想参加船赛。因此早把这事抛在脑后了。“木兰”号的出现，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所有坐着的乘客都猛地站了起来，朝船尾跑去。

“木兰”号上的情况，从我站的那个位置上看得十分清楚。一群乘客把我们船长围在中间，试图劝说他开足马力。船长在船上走来走去，显然是想摆脱他们，但无济于事。无论他到哪里，总有一群人跟在后面，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。

“等着瞧吧，船长先生，”一位乘客高声叫道，“如果‘美女’号不参加竞赛，我敢肯定，今后它就会不再成为受人欢迎的客轮了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”另一位乘客补充说，“我就是这样，下次旅行，我就乘坐‘木兰’号了。”

“‘木兰’号是一艘快速轮船。”第三个人说道。

“木兰”号轮船紧追着我们。“美女”号乘客的不安情绪在随着增长。过了不久，“木兰”号就要赶上我们了。在某些乘客看来，这是不可忍受的。可怜的船长进退维谷，不知怎样做才好。看来“木兰”号决心要超过我们，它的司炉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，把炉火烧得通红。烟囱喷出的火焰竟高达数米。

“他们在烧火腿！”有人叫道。

“确实在烧火腿！”另一个人高声说。

锅炉前的甲板上，摆着一堆黑糊糊的东西。它们的大小、形状和颜色都说明这是些火腿。司炉正在把火腿一块接一块地投进炉膛。“木兰”号眼看就赶上来了，船头已经接近“美女”号的腰部。旅客的情绪更为激昂，喧嚣声更加强烈。

“木兰”号上的叫喊声更是火上浇油。“美女”号的旅客逼迫船长接受挑战，参加竞赛。“木兰”号

在继续追赶我们，已经同“美女”号齐头并进了。过了一会，船上变得很沉静。可是顷刻之后，水手和旅客又沸腾起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“木兰”号就超过我们了。

“木兰”号的甲板上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声。他们又向我们喊叫起来，听来叫人气炸了肺：

“抛过一条缆绳来，让我们拖着你们走吧！”

“让你们的破船见鬼去吧！”

“‘木兰’号天下无敌！”

一股绝望的懊恼和羞辱感涌上了“美女”号的水手和旅客们的心头。他们对船长的做法感到愤慨，大声叫喊“可耻！可耻！”

可怜的船长啊！我一直都在注意着他。在“美女”号这艘船上，唯有我是了解其苦衷的。

船长走过甲板的时候，一群妇女把他围了起来。有些人向他表示，今后再也不乘他的船；有些人骂他胆小鬼。听了这些话，船长十分恼火，两颊涨得通红，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火花。最后，他决定向旅客们讲明事情的原委。

“各位夫人、小姐，”他说，“我非常愿意满足大家的要求。不过，在轮船离开新奥尔良港之前，我曾经答应……答应过一位小姐……”他还未说完，便见